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殘水滸
第八十五回 及時雨猛燒忠義堂 小旋風幾隳崇義府

話說宋江從吳用去後，恨得只是頓足。太公和宋清走出來，又勸一番，宋江怒氣漸漸收斂。此時梁山上各關各寨，都有經略府來的委員，會同原來頭目，來來往往，查看一切。宋江恐無意中碰到，有點難為情，索性安坐不出。恰好平時親密的頭領劉唐、三阮、白勝，前後過來相看。宋江滿心委屈，就便敘述一番。五人都目瞋皆裂，怒髮衝冠。劉唐便道：「料不到區區酸秀才，偏有如此狡猾。我們前兒雖然吃了一次虧，偏要再試試看。上回對付的是官軍，這回對付的和我們一樣的人，難道又輸與他不成！我們就明知砍頭，也去試試。」宋江道：「且慢。如今那廝勾結官軍，聲勢極大。我們這幾個人，嚙囉們的向背，尚未可知。我們就是不服，也沒法奈何他。須多邀幾個人來商量才好。」果然五個人出去，暗暗邀約。到晚間，楊雄、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穆弘、穆春、孔明、孔亮、歐鵬、鄧飛、馬麟、燕順、楊林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陳達、周通、楊春、鄭天壽、薛永、李忠、呂方、郭盛、李立、孟康、陶宗旺、朱貴、孫新、顧大嫂都來了，連宋江、劉唐、白勝、三阮，共三〇六位。阮小七道：「我們就此招呼嚙囉們，一直殺上忠義堂去，把吳用和什麼經略府的軍官，全行剝了。然後出其不意，殺向頭關，和官軍死戰一場，大家預備同歸於盡，便死也做個爽快鬼。」楊雄道：「此事只恐不易。吳軍師平常足智多謀，此刻又有官軍幫助，不見得殺上去便能得手。我們不是怕死，只怕死而無益，白白給這廝快活了。好在山泊內外要地，雖有官軍，船隻還在我們手裡，我們出了山泊，先揀一個地方落草。現在邊疆多事，種經略未必能久駐。等官軍去後，我們回來，同德同心，重整山泊，也還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楊兄弟說得是。我們這番不單爭這口氣，也須設法脫身。（【眉】不單爭氣，須設法脫身，是真情流露語。）目下官軍駐紮泊裡，內中倒有一半軍官，是我們山泊舊人，道路熟識，馬隊梭巡不絕。我們就使撐拒得，也只限在二關以內。休說陸地難以活動，連水上船隻也被頭關上炮臺和泊外各山嘴炮位禁住。現在事急，只有一法，可以打通一條路出來。」說著，就用指頭畫個火字在桌上，眾人都暗暗點頭。

這時深秋天氣，連日西風甚緊，二更將盡，吳用和李成、聞達、欒廷玉、林冲四人還在忠義堂上，商量次日應做的事。忽呼地一陣風，從堂前過去，門戶都軋軋有聲，手臂粗的紅燭，燄頭一搖，焐得蠟淚四迸。風聲才起，西北角上已是一縷紅光，上沖霄漢。便有一個梁山服色的囉兵，跑到忠義堂報告：「草料堆失火。」吳用心下明白，急急吩咐先將來報火的人扣住，對四將道：「今夜恐是內變，將軍作速警備。」四將抽身而起。此時恰逢宋萬、杜遷二人在忠義堂值班，吳用吩咐兩人各領神臂弓五〇張，分護左右夾道。一時幾趟報火的，都被扣住。火光裡果然有一簇人，奮勇衝來。接連幾陣，俱被神臂弓射退。那火乘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著地卷上。（【眉】「般若如火聚，觸著即燒」，佛說此法，令世間一切煩惱斷絕。作者精通內學，藉火燒忠義堂一事，喚醒世人迷夢，是善於說法者。）李成、聞達的部下，早將船隻佔領。從西泊渡上三千官兵，繞道火背後，跟火上來。豈料官兵俱把定水面，其餘原有梁山水師兵丁，全被趕到泊外，只每船留二三人蕩槳。梁山上吳用和欒廷玉、林冲部隊也聯合起來，排成幾道人牆。所有山上男女，盡從弄中脫命，逃上頭關，一隊隊分別上船，渡到泊外種經略大營前面，自有官兵彈壓。

這一場火從西到東邊，將梁山整個燒通，間有一兩塊火燄不曾到之處，也慢慢地出煙。直到天色大明，火場裡濃厚的煙，騰上去結成幾道黑氣，東山上來的太陽，都被遮斷。（【眉】敘火燒狀況，變化莫測，此作者為本書寫照，非等閒筆。）（【夾】前書龍虎山之黑氣，水泊之起源，此番梁山之黑氣，水泊之收局，作者蓋有意耶。）平時最講究的建築忠義堂、山神廟、九天玄女祠，剩一片片敗牆，黃黃黑黑，高高低低地立著。梁山上府庫錢糧，以及男女人等，因一二日內便要下山，都已包裹的包裹，裝車裝擔的裝上車擔。官兵臨時又佈置完密，不許亂撞瞎碰。所以大災之下，竟不曾焚死一人，物件也毀得有限。宋江等帶領嚙囉，竟因無可施展，退上小船，嚙囉們各自分散。三〇六人還倚住棹，在僻處觀望。四處官軍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繞定泊外紮一圈子。宋江歎道：「梁山上號令，從上至下，周遍全體，至少也須三四個時辰。如今官軍竟不到半個時辰，便已號令齊整，真是節制之師，迅速已極。」火勢從西山漸近東山，千千萬萬火老鴉，群向岸那邊軍官營房撲去。宋江等還指望將營房帶著，豈知官軍一見火起，便就近將水裡濕泥掘將起來，往草房面上塗勻，火鴉上去，立刻熄滅。（【眉】熄火方法，甚為巧妙。）宋江等料想火勢衰後，官軍必來搜查，便從黑煙中渡出水泊，望梁山灑淚而別。（【夾】此淚不徒三〇六人，吳用等當亦有之。）直向北河。

吳用在紛亂中，因見報火警的人來得太快，而且氣不喘，面不改色，便知是豫定的，故意來擾亂人心，隨後還拿住幾個，事體審實，免不得帶同幾位在梁山頭領，到經略帳前俯伏請罪。經略撫慰道：「過去之事，汝等既經悔過，自可不問。現在事件，顯見是在逃的渠魁，心懷不服而起。這班人背公私黨的習慣，久已養成。平空奪得權柄，如何便能無事過去。此是力量不及，並非有意疏防。昨宵所獲活口具在，汝等無罪，足以證明，不必惶恐！」（【眉】吳用鎮靜，經略寬厚，一並寫來，有雙管齊下之妙。）

吳用起身，呈上清單，（【眉】此為結束全書之張本。）計現存梁山頭領一〇二員，馬步兵三萬一千餘名，馬六百七〇匹，鞍轡全備，鎮山大炮四尊，火槍二百四〇桿，神臂弓三百六〇餘張，箭九〇三萬七千餘枝，刀矛三萬二千五百餘件，鎧甲一千六百八〇領，火藥鉛丸共五百餘斤，行軍帷帳八百副，大旗四〇桿，金銀財貨估存五〇八萬有餘；草料二〇萬斤，分三場堆垛，現經繞盡，倉米九萬一千餘石，燒去外搬出一半，約四萬餘石，一一陳列泊外官兵指定之處。

經略接閱清單，問李成、聞達二將道：「查看過不曾？」二將躬身應道：「連日俱已檢閱清楚，單上所記不誤。」（【眉】應有的文字。）吳用等稟陳已過，從中軍帳上退下。自有梁山舊人，置備酒筵，慰勸招待。

經略便一面移文各府州縣，緝拿宋江人等，一面呈樞密使報告梁山盜窟，現已肅清。一面下令曹、鄆沿河巡檢司選派人馬，設防禦使一員，駐紮梁山舊址，鎮壓一切。巡檢司欒廷玉呈明經略，保統領官扈成補授防禦使，留兵一營，就地彈壓。（【眉】辦理軍事善後。）各事已畢，經略奉到樞密院札子，收兵先駐大名，聽候調遣。大軍隨即啟行。梁山所有新舊降員，一體隨軍北上。扈成因扈三娘兄妹關係，由欒廷玉呈明經略，撥王英在梁山裏理一切，就授為統領官。

此時最傷心的是宋太公，大兒子宋江不知下落，二兒子宋清又因宋江在逃未獲，同太公拘在經略使執法處。雖然官中有舊人照應，還算優待，總覺得分愁慘。（【夾】文筆淒清入骨。）（【夾】這是宋三郎的孝義。）這日，扈三娘來送別，又是太公平日所愛，老頭兒鬚鬚涕涕，黏做一團。三娘也不勝悲感，留些食物盤纏，再四撫慰，然後分手。

經略使所請兵部誥身，一時還不曾發下來。經略府人員，不時和梁山降將談論，人人在經略面前，俱稱吳用才學，因此經略不時也召吳用過去談談。（【眉】吳用也樂於過去談談，賣弄才學。）盧俊義每日只隨班進退，連燕青也不似從前的詼諧浪漫。

又足足過了〇多天，經略府中軍官傳下令來，道：「誥身已到，所有梁山上這一次新降各員，晚衙可參見領取。」得到經略帳前，第一名便點盧俊義。經略傳諭道：「盧俊義志在剷除，不幸陷身賊窟，能以清潔自守，不失節操，暗中斡旋，克成大事，賊渠雖然帷幄有謀，偵探有人，都不及覺察。智勇深沉，全終全始，足為大將之材，（【眉】端莊凝重，古雅異常。）今特保授清塞軍都統制。所有兵隊，即用梁山舊部編制，分左右廂馬步各指揮。此係軍中特擢，汝宜早晚努力，毋負國家！」盧俊義拜命而退。次傳燕青、楊志上前道：「本使深知盧俊義在梁山上運動策劃，燕青出力最多。楊志雖陷賊中，尚明順逆。前番兗州一戰，不肯為賊邀截官軍，足為效順之證。燕青可清塞軍左廂都指揮，楊志可清塞軍右廂都指揮。其餘宋萬、杜遷、張青、湯隆、蔡慶、蔡福、朱仝、雷橫各授指揮之職。山寨馬步兵原三萬餘。連日檢閱，汰弱留強，存一萬人。即由盧俊義護送，不日開往燕南，統歸燕山路經略司節制。」燕青、楊志等拜命而退。又傳關勝、呼延灼、秦明、張清、徐寧、（【夾】大將。）黃信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、魏定國、單廷珪、凌振、龔旺、丁得孫，（【夾】偏將。）經略道：「汝等本係官軍，軍敗被俘，罪有應得。但後來所立功勞，足以補過。關勝手誅段景住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足以折逆謀寒賊膽。本使深為嘉許，特提請兵部，授經略使軍前馬步都虞侯之

職。餘人都各按原來官品，一律開復。」關勝等也照例拜受誥身。

到此方傳吳用上來，經略道：「吳用，早年雖替宋江謀策不少，但後來舉山寨投降，保全亦多。本使不咎既往，今題授經略判官之職。判官一職，亦非等閒，勿疑本使有心推抑。」吳用也只得照例接過誥身，拜謝經略。隨即傳蔣敬、侯健、安道全，各授武功大夫，留軍中效力。其他梁山人員，投效在先者，均已隨宜委任，不在此例。（【眉】酬勛盛典，一筆不苟。）其宋清一名，雖從眾出降，仍候捕獲宋江以後，再定處置。又女將二名，因本朝未設女官，封典一從夫職。（【夾】此中只吳用有點抱屈，要亦過於狡獪，有以致之。）

這番統計梁山一百零八籌好漢，先行引退者五人：公孫勝、柴進、樊瑞、石勇、裴宣。已死者二□人：花榮、董平、李逵、李應、石秀、解珍、解寶、朱武、童威、童猛、樂和、杜興、鄒淵、鄒潤、朱富、李雲、孫立、王定六、郝保四、段景住。先後投官軍者四□五人：盧俊義、吳用、關勝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、魯智深、武松、張青、楊志、徐寧、索超、戴宗、史進、雷橫、燕青、黃信、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凌振、龔旺、丁得孫、蕭讓、金大堅、蔣敬、安道全、侯健、曹正、宋萬、杜遷、施恩、湯隆、焦挺、蔡慶、蔡福、王英、扈三娘、張青、孫二娘、時遷。投入女真一名：皇甫端；未決者一名：宋清。在逃未獲者卅六名：宋江、劉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勝、楊雄、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穆弘、穆春、孔明、孔亮、歐鵬、鄧飛、馬麟、燕順、楊林、鮑旭、項充、李袞、陳達、周通、楊春、鄭天壽、薛永、李忠、呂方、郭盛、李立、孟康、陶宗旺、朱貴、孫新、顧大嫂。（【夾】排列姓名，最是重疊可厭。前書如此，結尾亦不得不爾。）

經略府中，連日正開慶功筵燕，忽然（【眉】「忽然」二字一轉，令人目炫神移。）禮部發下一件公文來，大家都覺奇怪，種經略拆開看時，卻是為查辦崇義公柴進的事。公文大略說：「有人告崇義公柴進，即係梁山盜首小旋風柴進，曾在高唐州因事下獄。賊魁宋江遂攻陷高唐，殺知州高謙，將其劫出。查當時崇義公柴進，呈報身患重病，不能入京朝賀元旦，外間紛傳失蹤。直到三年以後，方能朝賀如儀。此三年之中，正梁山草寇橫行之際，柴進稱病，委實情有可疑。今梁山已滅，宋江剋日就擒，崇義公柴進，與小旋風柴進，是否一人，仰即降俘中，從嚴勘問，並傳崇義公柴進對質，毋得枉縱！」種經略看畢，召集幕友商議。眾人都道：「梁山降將今在麾下，召來一問，便見分曉，不用等捉到宋江。」種經略笑道：「梁山上事情，自林冲、戴宗、時遷三人來後，所有一切，我皆明白。今日忽然生這波瀾，正是蔡丞相因我成功，對他沒有甚關顧，所以先從遠處下手。（【眉】種經略聰明。）助位的事屬於禮部。從禮部來，叫人不驚。其實柴進這案，假如追究既往，那末後來投誠諸將，便好遵例吹求。大信一失，人心立變，連我也不免罪名，何況其他？於今要想一解法才好。」

躊躇一會，叫請判官吳用來，將公文給吳用看了。經略道：「你看來意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判官愚見，這是表面上事，骨裡只怕是要推翻我們的成案罷。」種經略道：「你且說如何應付？」吳用道：「判官斗膽，覺得這件事非大大斡旋（【眉】大大斡旋，語極包孕。）一下子不行。」種經略點頭。吳用又道：「柴進倘不到案，這奉命查難辦的事，也交代不下去。」種經略也稱不差。隨遣走馬承受戴宗、中軍官曹正（【夾】走馬承受和踏白使，都是宋朝特有官名，前後各朝所無。）往滄州傳示禮部公文，召柴進到案。又對吳用道：「我知道柴進在高唐州下獄時，係節級蘭仁朝夕監守，此人於柴進面貌自當熟識，亦案中要證。煩判官往高唐一行，將此人調來，以備質對。（【夾】傳示公文者，正因崇義公助位未革，不得以官法加之耳，傳蘭仁遣吳用，亦是有意。）

三人去不幾日，柴進、蘭仁俱到，經略先請崇義公柴進當面詢問一過。隨即喚帳下幾名梁山降將來認，人人稱不認得。一面又傳到蘭仁，也說當時獄中所困，不是此人。種經略原先調高唐案卷，無奈經宋江兵火之後，案卷全失。種經略又從京東路承宣觀察使處，調取當時高唐州知州高謙呈報文書，（【眉】先當面詢問，旋叫人來認，又問蘭仁，又調案卷，又調呈報文書，所謂大大斡旋者如此，讀此可悟文章開合之法也。）只稱梁山賊首小旋風柴進，內中並無崇義公柴進話頭。（【夾】此是高廉因柴進有世襲爵位，兼御書鐵券護身，恐成大案，故但以梁山賊首上報，豈知後來恰好救了柴進。）就是滄州知州當日為小旋風柴進的事，將崇義公柴進幾處莊房，抄檢一過，也不曾得有梁山賊寇蹤跡。

經略便吩咐書記蕭讓草申覆禮部文書，大略說：「奉命查辦梁山賊首柴進與崇義公柴進是否一人，查此案重要之點，全在佐證。既梁山賊首有柴進其人，則梁山降盜中，必有認識柴進者，此為證者一；據梁山降將言：往時小旋風柴進，在高唐被獲之時，有節級蘭仁奉命看守，前後數月有奇，視柴進面目，必然一見便識，今蘭仁現在，可為證者二；又當宋江以劫奪柴進為名，侵擾高唐，當時高唐州呈文，至今尚存觀察使署，此可為證者三。職念事關勳爵，不得不鄭重出之，因星夜從高唐調到該節級蘭仁，並向京東觀察使處調到案卷。先召梁山降將於人叢中指認，皆茫然不識，僉稱小旋風柴進年在五□以外，鬚髮蒼老，核與崇義公柴進年貌不符。當即詢問再四，堅執不移。職部梁山降將四□名，一並出具甘結。又召高唐管牢節級蘭仁，與崇義公柴進面對。據稱昔年在獄中之小旋風柴進，身長面黑多鬚年老，與崇義公柴進之身中面白無鬚年壯者迥異，當時亦立具甘結。又前高唐州知州高廉呈文，皆稱梁山賊首柴進，並無涉及滄州崇義公字樣。查該知州歷充要缺，熟知國家法律，如其崇義公柴進即係梁山泊之小旋風柴進，自應呈請開革，然後歸案訊辦，斷不致於未經開革之先，案情未明，擅行逮捕世爵，釘鐐收禁。據崇義公柴進口稱，當梁山賊寇侵犯高唐之時，外間謠傳小旋風柴進，亦屬崇義公支族，以致該管州誤聽，抄檢莊院前後兩次。彼時橫被冤誣，不勝痛恨，構成心病，臥牀三載，方得痊癒。據此則外間所傳之事，原屬以訛傳訛。且當時既抄檢兩次，並無附逆證據，更可表明崇義公柴進，與小旋風柴進，實非一人。」（【眉】情景動人，非擅長公文者無此手筆。）等語。復文去後，風平浪靜。柴進謝了種經略，自回滄州。平時柴進待人極厚，自梁山脫身以後，索性連內外賓客一切都不往來。此時也知京裡有人借題發揮，又托朋友去打點破費些，也就無話。

眾豪傑在種經略麾下，未免簿書約束，英氣潛消。這一日，忽然刑部來文，提宋清父子進京，並聞宋江等三□六人，已由海州知州張叔夜拿獲，遞解京城，（【眉】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文筆始終不懈，是真健者。）一時又不免動起俠義心腸來。究竟宋江因何被獲，請等下回分解。

種經略斡旋柴進處，全是弄弊，蓋專制政體之下，不得不爾。

吳用在種經略面前，論柴進事，引而不發，確是判官身分；種經略一聞便悟，不煩多說，亦足以服吳用之心。借此點染，見吳用之不復反也。